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 
第三回 贈多珍反勸有情婢 占神數預定再來人

話說鳳姐叮囑了平兒的話，往賈母處來。賈母見了鳳姐，先開口道：「林丫頭家倒有人來，要接他回去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正是。因先前他娘兒惦記他的路遠，多年沒有人來去。上年他家叔叔在他任上拿回來的銀子不多，家裡房子花園皆已造了。林妹妹的孀娘自己跟前沒個親女，想著姪女兒的很，急巴巴打發人來。托老祖宗的福，林妹妹這場病回了過來，身子也健旺了。他們家裡的人來看見，親戚面上也過得去。」說著，又陪笑道：「還有一件事更湊巧，果然林妹妹回了家，寶兄弟的病再沒什麼牽纏了，就是老祖宗跟前覺得冷靜了些。咱們姊妹多年在一堆兒，也怪捨不得他走開。」賈母道：「林丫頭雖然我疼他，不是我說一句咒他的話，比如他沒有回過來，便怎麼樣呢？況且，女孩兒家終是別人家的人。論不定我再活幾年，難道叫他常住在這裡伴著我嗎？既然他家裡好，他孀娘又疼顧他，回去也是正經。我倒省了一條心。」

鳳姐探了賈母的口氣，知道肯放黛玉回來的了，少不得要在黛玉跟前款留一番。到了次日，隨著賈母、王夫人來到瀟湘館。見雪雁同春纖在外間屋裡疊箱子，鳳姐笑道：「太性急了，知道老太太肯放你姑娘回去不肯呢？」黛玉連忙讓坐道：「老太太、舅母、二嫂子那裡早該過去請安謝步，因老太太不叫走動，所以還沒過去。昨兒到了家裡的人，我翻翻憲書，大後兒是個出行的吉日，正想過那裡去呢。在這裡住著，說不盡蒙老太太、舅母的恩典，承二嫂子的照顧，明兒一總去磕頭。」鳳姐陪笑向賈母道：「老祖宗，看林妹妹才要回家，先就生分了，說起這樣話來。」賈母一面拭淚，向黛玉道：「若論舅舅家裡，同自己家一樣，多住幾年也是應該的。我又只有你一個外孫女兒，很想常見個面，陪著我說說話。但是你孀娘惦記你，遠遠的打發人來，我不叫你回去，又使不得。你才說大後兒的話，也不必那麼性急，叫你鳳姊姊再給你定日子罷。」王夫人順著賈母話，不用性急的話留了一番。黛玉只是笑笑，心想：「老太太並不留我，竟似夢中光景。虧得家裡的人遲到了幾個月，倘到的早了，我當真也像夢裡這樣著急起來，豈不是空惹一場笑話。」黛玉自在心頭盤算，賈母同王夫人、鳳姐又說了一會話，然後起身同出瀟湘館。

黛玉送至門外，因多時未出院門，站住看了一會。園中綠樹成陰，架上荼蘼早已開放，正是清和風景。默感雙丸梭擲，極宜早悟塵緣。正在沉思，見綠楊影裡露出湘裙招展，遠遠望見幾個人行來。雪雁在旁，早已看明，因指與黛玉道：「那邊來的不是大奶奶、三姑娘嗎？」一語未了，李紈、探春已慢慢走近。黛玉先開口道：「又是兩個留行的來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偏偏猜的不著，我和大嫂了是來商量錢行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在這裡住慣了，倒不想回家，怎麼三妹妹下起逐客令來？」

李紈接口道：「林姑娘果然願意在這裡，我同三妹妹就告訴老太太去。」探春道：「大嫂子，理他呢！別說咱們兩個留他不住，就是老太太過來，也怕留不住他了。」又問黛玉：「如今是大好了？我們在那邊瞧見老太太、太太、二嫂子三個人出去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才送了老太太們出去，因今兒還是第一天到這門外，站著看看園景，就見你同三妹妹來了。瞧我的身子，早就可以走走，因是老太太幾次三番的打發人過來囑咐，所以連你們那裡還沒有去呢。」說著，便讓進裡邊坐下。探春問黛玉：「定了起身日期沒有？」李紈接口道：「聽三妹妹一開口，想真像是來攆林妹妹走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咱們姊妹相處，心口如一，這會兒說一半句留林姊姊的話，明擺著無謂，顯見得是客套了。」黛玉心想，探春真是透徹爽快的人。因微笑道：「剛才老太太在這裡講起，叫二嫂子定日子，估量不過在這幾天裡頭，我家裡來的人也不能耽擱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在大嫂子那裡說起，姊妹們熱鬧了這幾年，如今一天一天的冷落起來了。」

再走了你，園子裡頭不算妙師父，剛剩我同大嫂子、四妹妹、邢大姊姊這幾個人了。你病了這幾時，連雲妹妹都不來瞧瞧你，如今也不知道你家裡有人來了。這會兒打發人去告訴他們，先前在詩社裡這幾個人請了來，派一個公分給你錢行，再熱鬧一天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本是鎮日家病的，要不是這裡有事去請他們，那裡專誠來瞧我的病呢。如今我要走了，也想大家見個面兒。但就是當一件事去請，累他們起動一番，可使不得。」

李紈道：「這也不費什麼事，不過盡姊妹們一點子情，他們也都是高興的。」說著，見春纖在那裡忙忙的收拾東西，便問：「紫鵲的病還沒好嗎？」黛玉道：「正是有一件事要托大嫂了，就為紫鵲還病著，我走了，他住在這裡也不方便。難為他伺候我這幾年，求大奶奶疼顧他一點，如同疼了妹妹一般，免不得把他送到大嫂子那裡，將來好了，或是送還老太太屋裡，或就伺候大奶奶，都使得。」李紈道：「我不帶他回去嗎？我瞧這丫頭與你很有緣法。他這場病，不是就為你傷了心起的嗎？他是一輩子要跟定了你的了呢？」黛玉聽了，眼圈兒一紅，只得說道：「我昨兒問過他，因是病還沒好，願住在這裡呢。」探春因笑道：「大嫂子你瞧，林姊姊的盼回家的心那麼急，連紫鵲也不等他病好帶了走，還說想要人家留他。」大家笑了一笑，當下又問了些黛玉家裡的事，各自回去。打聽鳳姐那裡與黛玉擇的起身日期，一面打發人去告訴各處。眾姊妹一聞黛玉回家的信，都要來錢行送別，自不必說。

這裡黛玉想起要給紫鵲的東西，趁此時間著撿點出來，省是臨期有姊妹們在此，多添忙碌。便去開了首飾匣子，揀了幾件，另放在一隻小小洋漆描金匣內，自己端了走到紫鵲屋裡。

紫鵲披衣歪在炕上，見黛玉進去，便坐了起來道：「姑娘拿的匣子裡是些什麼？」黛玉就靠近紫鵲坐下，揭開匣蓋逐一點給紫鵲看道：「這一對金雙鳳釵挑新樣串，珠子還圓淨，這一副八寶嵌珠環是時新樣式，這一對手釧玉情很好，這兩隻洋鑽金鐲子顏色也赤，這是攢珠翠花一對、金如意兩枝、玉匾方兩枝，還有金戒箍子七事件，悲翠的五福拱壽、雙鶴蟠桃，都是些玩意兒東西。我那裡還有，把這點子，給了你做個紀念。你見了這些東西，如同見了我一樣。」黛玉說到這裡，禁不住兩眼淚珠直滾下來，就在紫鵲炕上拿起手帕子來揩了揩眼睛。紫鵲聽了，亦惟有嗚咽之狀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彼此都有不忍分離之意。紫鵲意欲將在此逗留的緣故吐露一半句，又想，先前他們到那麼個分兒，明擺著這件事，尚且不敢在他跟前道破，如今已鬧出意外的事，不知姑娘懷的怎麼個心思，叫我如何開得出口？那黛玉瞧著紫鵲欲言不語，半吞半吐的神情，因自己把前情已付東流，再想不到紫鵲有代他籌畫的意思，不過是主婢情重，怕離痛別。隨又勸慰道：「要論咱們兩個人，這幾年來行動坐臥，那一時那一刻沒在一堆兒廝跟著，這會兒生巴巴拆開了，人非木石，豈能忘情！但咱們既同姊妹一般，要替各人想一個結局。我有兩句話和你說，可該悟出這個理來：人生離合在乎心，而不在乎形。彼此離了心，鏡中燈下，徒然嫌影憎形；彼此合了心，萬水千山亦可魂來夢去。我勸你別為我要走了，盡是傷心。但願你在這裡有個結局，就一輩子沒的見面，比天天在跟前的，我還樂呢。」說著，蓋了匣子，伸手端過去放在裡邊，又道：「還有綾羅綢緞尺頭，同那些香袋、香串、繡帕、荷包等類，都是南邊帶來的，要送人家沒送完，昨兒叫他們整整的裝了一箱，誰還帶這些到南邊去！」鑰匙掛著箱子上，停會兒叫抬了過來，你留著使用。」紫鵲聽話，知道黛玉錯會他不同回南的意思，也未便辯明，並不道謝，只說：「姑娘的恩典，替姑娘收管著。」黛玉笑了一笑，也不理會。轉身出來，已是擺晚飯時候。一時吃過了飯，見老婆子上來收拾盤碗，便叫雪雁指出那一隻不編號的箱子，吩咐他們抬到紫鵲屋裡。黛玉一個人坐了一會，卸妝安歇，一宵無話。

次日飯後，黛玉想到龍翠庵走走。原來黛玉本與妙玉疏淡，不大往來。今因心中別有一番境界，忽動親近之意，不日遠別，自然該去辭行。今日空閒，何不先去走了一趟！當下換了衣服，帶著雪雁正要出門，只聽得小丫頭說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黛玉忙站起迎接。

且說湘雲到來，先去見了賈母、王夫人。鳳姐知道，便趕來餽詞，叫不必過寶釵那邊走動，湘雲也沒理會。賈母留住湘雲，同鳳姐在賈母處吃了飯，湘雲便帶了翠縷，徑往園中。一路行走，心想先前寶、黛二人光景，如今一個娶了，一個要走了，滿肚子的話說不出來，不知傷心到那麼個地步。正思酌量一番婉語微詞來相安慰，及至見了黛玉兩頰生春，笑容可掬，絕非舊時模樣，甚

為詫異。便道：「這幾時少有人來往，所以這裡的事不大知道。頭裡有人到我家去，偏有客來纏住，沒的細問。後來聽我孀娘說，你大病了一場。想來瞧瞧你，家裡又接二連三的事出來。昨兒大嫂子打發人去，才知道你頭裡的病很重，死去才回過來的。如今家裡有人來了，說道幾天裡頭要起身，我今兒一早就趕了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多時沒見面，很想姊妹們說說話，就怕起動你們。前兒大嫂子同三妹妹的主意，打發人各處去說了，倒累著趕早你就跑來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你這一走，不知多咱會兒才見面！要大嫂子不去通知我們，悄悄兒放你走了，我也不依他呢。」說著，又問道：「你的病請著那一個大夫來瞧，吃了些什麼藥？如今倒調養得很好了。」

「黛玉順口應答了幾句。湘雲又問：「你這會兒到那裡去？」

黛玉道：「我病後還沒出過門，想到妙師父那裡，回來園子裡這幾處走走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和你廝趕著。」一時出了瀟湘館，徑往櫳翠庵來。才進門去，只見彩屏一個人在院子裡掐玫瑰花兒。見黛玉、湘雲進去，便笑道：「姑娘們瞧，今年妙師父這裡玫瑰花開的茂盛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一個人到這裡來的嗎？」彩屏道：「我姑娘在裡頭呢。」黛玉、湘雲便轉過東禪堂，走進靜室，見妙玉盤膝坐在炕上同惜春下棋。兩個人忙要下炕，黛玉、湘雲便過去就炕沿坐下，彼此問好，說：「不要攪你們的雅興，我們坐著瞧。」惜春道：「官著是完了，妙師父要尋結打呢。」黛玉望棋上一瞧，見惜春下的是黑子，便笑道：「看起來倒像黑棋勝了呢。妙師父如今還讓四姑娘幾個子？」妙玉笑道：「四姑娘的棋很長進了，對下還輸給他，那裡讓得起。」說著數起子來，果然惜春贏了一子半，隨將棋盤收拾。

妙玉叫老婆子去烹茶，要那鬼臉青花甕裡的雪水，一面向黛玉道：「咱們同在園子裡竟是天涯咫尺，說你大病了一場，也沒有過去瞧你。今兒四姑娘說起，知道你要回南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妙師父雖然住在園子裡，打量那邊的事情，你統不知道呢。」妙玉道：「可不是！寶姑娘恭喜，有一兩個月了，也是昨兒才聽見的。四姑娘倒來，他從沒有提起這件事。」黛玉道：「妙師父可謂桃源中人，不知有晉魏的了。」惜春道：「林姊姊說的話，把這裡比作桃花源，確是真的。他們這些紅塵世俗的事，我傳到桃源中來，沒的叫妙師父洗耳。」湘雲道：「人家都在紅塵裡，四妹妹將來是要上瑤台玉宇的了。」惜春微笑道：「你瞧著罷。」妙玉一面對湘雲道：「史大姑娘想是來送行的。你也好久不到這裡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還是上年八月十五夜裡，我和他在凹晶館卷簾底下聯句，你撞了來，拉到這裡鬧了你一會，再沒來過呢。」妙玉道：「你們上年也委實高興，那一夜有二更多天，我在園子裡各處走了走，不見個人影兒。聽說四姑娘也還陪老太太在凸碧山莊宴月，偏是那一夜的月色覺得比往年分外清皎，滿園子都像浸在水裡頭一般，遠遠望見那座櫳翠庵要浮起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那真是雲丫頭說四妹妹的話：瑤台玉宇世界了。」惜春道：「不是上年的月比往年不同，只因園中一無聞見，妙師父心境澄靜，覺得眼中月色分外光明。要知普天下只有這個月，為什麼歡喜曠達的人看起來便有精神光彩，懊惱愁苦的人看起來便覺慘淡淒涼？若說歡喜的人不知愁苦，愁苦的人不知歡喜，便是人人有歡喜、愁苦不同的境界。易境參觀，一個眼中的景象，全從心坎裡流露出來的道理就明白了。」黛玉聽惜春所講，竟是悟道旨言；又看他神情舉止，飄飄欲仙，將來是妙玉一路人物。想這座櫳翠庵，可惜在大觀園裡，不然他兩個倒可志同道合的，琢磨那時……黛玉呆想出神，湘雲推著他想：「怎麼聽了四妹妹的話，又發心事了。」黛玉被湘雲一語道破，便假意轉睛四顧道：「我羨慕妙師父這裡幽靜所在，心裡想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你愛這地方，也不用回家去，就住在庵裡，拜給妙師父做個徒弟可不好？」妙玉道：「當真，林姑娘住在園子裡也不大見面，他如今要走了，不知怎麼樣心裡頭倒有些悵然。其實人生飲啄有方，譬如我本來生長南邊，早就皈依三寶，因慕長安古蹟，來尋貝葉遺文，後來又到了這裡，只怕就是圓寂的去處，說不得孤死首丘的話了。便如林姑娘在此，伴了這幾年，想不到他忽然又要回去。迢遙南北，路隔三千，你們兩個再想幹那月下聯吟的韻事，也就可遇而不可求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我聽說牟尼庵這位老師父，占的先天神數最靈，你自然得其所傳，何不煩你占上一課，看咱們和林姑娘幾時再得見面。」妙玉道：「占課扶乩這些事，我輕易不愛去動他。如今你為姊妹情分，我便不便推辭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在爐內焚了香，虔誠占了一數，道：「這數占得奇，只在一年之內，林妹妹不但還要來，而且來了竟像不去的了。」湘雲聽了，有些信不准妙玉的話，便道：「占的句語何不寫出來，大家瞧瞧。」妙玉道：「這先天神數，並無內象外爻，不但詞義玄奧，連字跡都是蝌蚪篆文，還比乩上的字難識難解，就寫出來，你們也不懂。我原不是神仙，不過據數而判，信不信由你們。」於是湘雲再無話說。惜春在旁說了一句「豐乾饒舌」，眾人都沒理會。惟黛玉心中大以妙玉的話為不然，因不便和他分證，只是微笑。

惜春又道：「如今且別講林姊姊來的話，昨兒大嫂子說的咱們那幾個人，定了日子沒有？」湘雲道：「我還沒見過大嫂子呢，你住在園裡裡頭，倒問起我來。這會兒林姊姊要到大嫂子那裡去，咱們同去問問。」妙玉道：「史大姑娘是稀客，林姑娘又要遠別了，茶還沒有喝，忙什麼！」說著，小丫頭子已端上茶來，盤內盛著，仍是（分瓜）爬、點犀（喬皿）這兩樣古玩，與妙玉自己用的綠玉門。雪雁、翠縷、彩屏接過分送。

老婆子又替另端過一杯，送與妙玉。黛玉喝著說道：「這就是那一年喝的，你說在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雪水，如今還有嗎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妙師父留著，等你再來的時候，還夠你喝呢！」妙玉道：「史大姑娘，你剛才和四姑娘說的話，想是給林姑娘餞行了。我不能盡一點子情，便怎麼樣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也派上你一分何如？」黛玉道：「雲丫頭鬧什麼？」湘雲道：「不是要派妙師父公分給你餞行，可笑咱們白鬧了這幾年詩社，眼前擺著一位詩翁不來親近，豈不是一宗缺典！」說著，又向妙玉道：「先前自然不便拉你，如今就是咱們姊妹這幾個，沒有你避忌的人。拉上你一位神仙師父，林姑娘臉上也有光彩，咱們姊妹也高興。我去和大奶奶說，叫他們的席面就擺在園子裡頭，不抱你到檻裡去就是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。惜春道：「好樣不學，怎麼這張嘴全數兒學了二嫂子了。」妙玉道：「你們定了那幾個人？四姑娘先打發人來說一聲。」湘雲道：「你放心，打量也沒有別一個在裡頭。等來齊了人，告訴你就是了。」說著大家起身，黛玉施了一禮說：「走的時候，也不過來了。」妙玉送至庵外，瞧他們走遠了，然後回進庵中。黛玉、湘雲、惜春三個人各自帶了丫環先到秋爽齋。老婆子回報：「三姑娘不在屋裡。」大家抄了徑路，往稻香村來。不知湘雲與李紈如何議論餞行一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